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家藏集卷三十六

明 吳寛 撰

記一十一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陽山在吳城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吳之鎮也相傳昔有白龍産其下其説載於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而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之為物用雲雨以為靈者也使

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而山得龍以依其澤亦博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儗之矣陜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為弘治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為憂曰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稿不收非惟民無以為食其何以免徵斂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從公曰此神之賜也其何以為報哉顧其廟傾圮弗修者六十年于此若舊有獻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

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適長洲丞魯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爲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書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于神神將不降其居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

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葉文莊公祠記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英宗為兵科給事中當己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于時後出參政山西遂擢都御史南北廵撫制禦蠻夷功績益著憲宗之世召為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没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父由進士來知縣事廉慎有為自以少

知公名令獲令茲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為人天下皆知其賢况鄉人哉沒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象以改公祠設位于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託公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来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為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

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公之政事載于國史者甚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為瀏純雅明白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諂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于當時傳于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沒使天假之以年

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于此嗚呼惜哉寛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况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彊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慈幼堂記

吳中業醫者百餘家其間以良名者數人耳陳君公尚以小兒醫預焉予嘗以吳特一郡故陳氏得專其良使

居京師未可知也於是公尚以醫士徵至則京師業醫者數倍于吳中其間以良名者亦數倍而公尚復以小兒醫預焉夫術業所聚多則難為名非特醫家為然而醫家之等第尤有甚焉者今公尚之醫於一郡於京師無不以良名吾固知其術業矣國朝設太醫院以處衆醫御藥房則在禁密中深密之地每選醫之尤良者處之公尚既在選中屢入用藥輒奏其效初授御醫尋擢院判今上即位以例仍初官然其名固不以官得者是

以以病求治者自若也公尚之先曰良炳在元即以醫仕其孫本道爲同縣孟景暘贅壻景暘善小兒醫而没於國初之瀼既而本道亦卒有子彦斌受其醫于母蓋嘗得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揭於藥室而金華王文忠公記之彦斌生仲和能世其業而廬山陳檢討先生復爲之記公尚則仲和之子也既世其業益盛而飭其堂益完於是感其醫者多爲之詩公尚乃續舊所得楊文貞公而下數首請予序其前夫所謂慈幼者前輩

之言備矣顧予何以加之蓋人之生子為之保護以免于水火此特慈于家慈之小者也亦父母之道當然也惟醫之于病莫不視之猶子其慈之所及者則廣而每患乎業之不良或反致乎短折之禍而何慈幼之有公尚既非其人宜大為之詠歌也予晚得子而公尚之慈吾幼者尤至心竊感之書此果足以為報也乎公尚名公賢為人謙謹人皆重之非特以醫而已

長垣縣重修學堂岡孔子廟記

天下有郡縣則有學有學則有廟以祀孔子著于朝廷令典而有司之所守者於此既有廟學矣或復即墟里之間而祀之豈其私于孔子耶盖孔子之功在天下萬世雖家祀之于禮亦宜而况墟里之間其遺蹟所在廟而祀之亦惟致吾尊崇思慕之誠此後人所以不敢墜也考之史記孔子去魯適衛又去而適陳過匡與蒲今大名古衛地也而屬縣長垣有匡城蒲鄉與史所載合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以高曰學堂岡居人相傳以孔

子與門弟子嘗講學于此故名其語若近俗然家語載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教之為政其事當不誣也岡旁有廟建自前代而廢至國朝天順癸未知縣劉弘始克重建而自為之記歷歲漸久傾圮不稱今天子即位之歲屢詔有司凡古陵墓壇廟許加修治後四年監察御史河內吳君廵按畿內憲體既振益喜咨詢間因行縣過所謂學堂岡者歎曰廟壞至此獨非有司之事乎言于知府臨汾李侯侯欣然曰某之意也遂委知縣古吳

杜啓治其事啓承命不敢緩乃發公帑得錢若干緡以為可用即市財物召工匠以弘治辛亥九月興功越月而畢若殿若戟門若講堂若杏壇若問志詠歸二亭以次完美以其餘力復建東西齋房及櫺星門其寢殿舊設孔子象而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以四賢于此問志雖無所考不敢遽廢若子畏于匡顔淵後至蒲子貢執轡二賢固可考者而遺之不可乃增設其象為六初其地隘用者老言復地之侵于民者東西凡八畝

其南北更置三畝而規制始大又縣故有官地六十餘畝亦侵于民仍復之以充祭田歲收其入為修治之費而計慮更遠矣廟成以其地幽僻學者宜居因聚里中子弟延致仕教諭陜人袁佑教之於是兹岡之勝與古書院等㪷以為宜有記也遣人至京師以請夫憲臣出按于外以薄書獄訟為急者多矣視古聖賢事孰以為意彼著于令典者尚多忽之况其餘乎然不知憲臣之職果止于薄書獄訟乎抑亦在乎風教之所繫者乎吳

君惟知其然而為此舉亦惟有若為守如李侯者而能成其美意也然又非啓之為令經營措置不惜心力安能致成功之速自是而後人知聖人過化施教之地油然興思其君子相慕以文相尚以禮皆化而為良士其小人雖所謂彊而勇困而奸者皆化而為良民所以變其俗革其心果不難治者有不在此乎故記之以示後之為政者

敬義堂記

昔者聖人以其存于心見于事者發之于言莫過于釋易坤六二之爻兩言之備者也夫敬義德之大者有其一已足而聖人猶以爲偏必並舉而言之蓋主敬以直其内則體立守義以方其外則用行内外兼全體用具盡此所謂德不孤也爲學之道無出于此世之人莫不能誦其言有能用其言者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以進士起家歴官四十餘年出撫萬民入統百官凡所以見諸事業者率用兩言至于切劘治道啓沃君

心往往見於章疏天下人皆傳誦之亦自兩言而推之也然此皆見於事者故人知公以義方外而不知直其內者之有敬也公以平生之所得者在此期于終身行之乃題其私居之堂以自警不鄙寬使文選主事李君贊來徵為記寬謝不敏而李君道公之意不舍也蓋此兩言儒先發其意也已盡而公之蹈其言已久何俟區區之文哉惟公為世名臣聲望表然與古人等今上即位之初知公之賢特起於致政之餘而信用之二歲間

公雖以求去者數上固留不聽然天下有識者亦惟恐
公之去也惟昔武王踐阼三日欲聞藏之約行之行萬
世為子孫恒者之道召師尚父問之師尚父舉丹書以
告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
凶是已武王受其言至銘諸器物以示不忘所謂敬義
蓋已啟乎易之說然必以怠慾吉凶從滅為言者武王
雖聖訓戒之道當如是也公事先帝既必出此及是起
用猶惓惓焉以是為說則公平日之所得者豈止于易

所以名堂者豈止於身必欲武王其君萬世為聖子神孫恒者乃公之志也與因書以諗于公不知以為何如

春和堂記

周月窗先生以名醫起至京師僑居城南一室甚陋然公卿貴人而下以病求治者日遣僕馬迎立于庭殆無所容其名既著則未嘗以醫求進故雖老翛然猶布衣也是以人不獨良其術又皆賢其為人非流俗所及月窗嘗為予言世之病者多不知醫故託之醫者以治盖

以生死之命寄之也其必死者不論若可生者而死焉是其過在醫而其人比比見之則其術可不謹哉自吾少時好讀岐黄書求大方脈之師而學之偏既通其説則習瘍醫求其師而學之亦偏復通其説乃稍出以治病亦不敢以人之命輕試之也必勤候而謹察之久之覺無所失乃數出以治病蓋謹之如此始吾視病者呻吟不寧惨然如在吾身必致其生而心始樂因竊念安得天下之人無病可治而無術可施舉東彊怡愉熙熙

焉陶陶焉登于上壽而吾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若春氣既至太和薰蒸有生之類無不發育則吾心豈不益樂也哉吾家無錫之野舊以春和名堂以見志幸為我記之予曰是志也古人之所嘗言者也惟昔曾點欲以暮春與童冠輩浴沂舞雩詠而歸焉獨為孔子之所與夫春天地發育萬物之時而仁之蹟也仁者對時育物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天地之心而已是心在人所謂不忍人之心而人皆有之者也孟子特引孺子入

井以證其事豈若醫之為術直以不忍人為務其事尤專且切而以是名堂則其心益廣且大也盖方寸之間生意盎然與天地相流通世之仁術孰加于此予感月窗治病甚深特記其所以習醫之難而終不欲以醫名以見其存心之仁未可以醫淺視之也

錫榮堂記

光禄寺良醖署正蕭君光甫前知江西寧縣時有卓異之政為部使者條奏朝廷命所司覈實乃進其階文林

郎制詞略曰既廉且慎能先正其身惟公則明而後服乎衆褒美之言可謂至矣其末又曰循吏特書相望于今古小民難保當慎乎始終則致飭勉之意而望其終惠乎元元也於是復贈其父樂昌教諭如其官母林氏曰孺人及封妻戴氏如之恩典所及顯揚一門君感激無已曰先甫將何如以報上耶乃名其堂曰錫榮以示不忘謂予相好久來乞文記之蕭莆田故族也出宋清節公子荆之後自君之上二世皆儒官君少舉于鄉初

授潼川州學正教澧已善作成人才修建學宮勤勞甚著知其才者遂薦知安縣安為蜀中窮處高山深箐與番夷接壤縣無城郭民不時出没闘狠撫治為難君至適寇亂焚刼之餘掃瓦礫以治兼以豪猾吞并廬井空虛而賦役未免君知其弊力扶抑之凡寇往来要路悉立城堡為守禦計已而流移漸復乃建縣治及諸公廨更立社學以教子弟三載境內無警士民感化俄以內艱去任老稚相率悲號攀留既去賊仍犯境民爭走訴

闕下願復得君為縣不報乃數以書問訊安否蓋望君服滿來治也後改寧縣寧俗喜爭先有熊何大姓訟田至數年不决憲司始委君勘問君閱其詞即得曲直召諭于庭遂皆帖服既久民益信君公平爭者漸息一旦有盜五十餘人突至市中欲入縣刼庫藏君遣人諭之即輸謝而退去犯他縣殺略數家縣令及典史皆被害而寧獨無事君不忘備移文行臺得調官軍守禦建營舍百餘間居之而寧終君去任晏然也去之日民泣留

如安縣時且各持金帛來贐悉卻去上吏部考最始有光禄之擢知君者以光禄雖京秩未足以展君治才而君處之怡然其所以自持者益嚴也比僚吏及庖夫數百人詣吏部言君廉慎有為宜擢用事雖不果行然君之賢名至是愈顯矣名堂之意不待予文特述君平生居官者數事書以為記蓋以見制詞之褒乎君者非溢美而君之得乎上者非冒寵渥以夸人必將陟崇階全晚節而無所負乎平生也

都御史戚公所受勑書碑陰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戚公以成化癸巳自延平知府擢廣西右叅政又十一年癸卯至都御史命下皆有勑書重其行公既致仕而没有副本謹藏于家其弟顒與其子唐龍相與刻石立于公之墓前所以表著綸音以見公為上委任之意而其姪虞更請寛書其碑陰盖公既登進士第初授監察御史與同列論事補外徊翔郡縣者十五六年政蹟卓異有古循吏風及擢叅政專督糧

儲益盡心其事于時倉廩充足邊務修舉實稱敕旨乃進布政使遂召為刑部右侍郎俄調南京未行始以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適歲荒餓莩滿道公賑濟有瘋病者得食流移盡歸六郡熙然皆有更生之望循行所至不立威嚴下情赴愬悉得自達於是廣儲偫均徭役諸事以次舉行必使民得實惠期至久遠而不苟於一時朝廷方無東顧之憂而公引身去矣寬嘗竊論刑官之設莫大于司寇其尤良者如書所稱蘓公之敬刑一歲中

不過能平反寃獄數人而已况為其亞而不得專者乎公固守正不阿刑無枉抑然與賑飢民數十萬口以免其死徙其功孰多雖盡瘁匪懈事不廢弛然與積粟至數百萬石以免民他日之死徙其事孰大必有能辨之者則朝廷所以輟公東行豈知公長于撫民而有以成其政也與不然何敕旨之委任於公者重如此也且令世之人以入朝為榮一旦遠去輒怏怏不樂事多以怠甚者厲民以洩其忿公之去也方怡然自得至則勤勞

益甚計慮咨訪不異疇昔為郡縣時彼固有出于强為以需再召者而公請老之疏其詞懇切誓必得命乃已其賢于人何遠哉故因記敕書後以著公之大節若其平生之詳則墓碑具焉

心耕記

吳郡陸氏隐于田間而業農者累世矣世修禮義表然為郡之望至處士宗博益振其業鄉人尤賴之宗博嘗自號心耕或者則以陸氏居松江陳湖之上田連阡陌

上而賦稅下而衣食皆取給於是宗博及其壯歲當勤生力本之不暇雖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來相視衝風日履泥塗與傭奴同其勞苦而曰心耕何耶或者又以昔許行欲滕君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引古人勞心勞力之語以曉之宗博少嘗為郡縣推擇長田賦有治人之責豈以其心亦若耕者之勞耶或以其說似矣而未得其意夫孟子以農為喻者尚有之揠苗助長心不忘乎集義之戒也舍己芸人心不廢乎自修之訓也故農

夫能耕則田不荒而穀可成君子亦惟自治其心使不至於荒而已蓋心苟荒則惡乘之以入故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蓋言惡不可長如此夫惡不長則心無私欲之累而德亦成日用之間俯仰自得豈徒其身之安其澤之流於子孫者亦將享其利于無窮於是宗博之下世數年矣三子完宜棊皆善承家完更以名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日告予曰先君無恙時欲得記所謂心耕久矣兹敢成其志

而終惠以一言幸甚嗟夫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為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晏然處於家庭之間而矻矻然經營乎方寸之地其勞尤甚焉者此宗博之所獨知而未可與不知者道也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自佛老之說行于天下人爭信而趨之昔之大賢君子以斯道自任者極力以闢而卒不能去其教愈昌其徒愈盛偏州下邑其宮室常數十區而吾儒學校之設雖

通都大邑其制特一二而美麗宏壯不能彷彿其制者常然也古田爲福州屬邑學有廟建自前元甲午至今二百餘年矣殿宇傾圮視學宫特甚歲時師生行禮于是懔然有覆壓之危乃弘治元年今提刑按察司副使天台楊公行縣至訓導張瑄知公之重文教也即以其事白他日公謁廟顧而歎曰佛老之徒特以禍福誘人有所興作不勞而成今是廟爲吾夫子神靈所止其功在生民其道在萬世固師生朝夕瞻仰以盡報本之地

而壞若是獨不有愧於其徒乎且朝廷崇重斯道惓惓于是而不仰體德意又獨非有司之責乎邑之人傳公之言莫不感悟一時以金來助者得數十斤方入山伐鉅木而水涸莫致俄天大雨遂抵學旁又若有神相之者於是良匠遠至卜日既得主簿孟頊偕瑄董其役乃以是年七月庚寅興功其冬十二月甲寅功訖規制高廣過異舊觀然象設未備門廡未易而丹雘之功尚未施也教諭周真方圖諆之適知縣屠容持檄初至曰此

固為令者之事也遂次第成之且期學宫修葺當與廟稱其于文教能知所重復如此初邑中之進士之選餘六十年廟成之又明年庚戌貢士羅榮遂擢廷試高等人以為奇相率有遣子弟入學之願于是居君以是役當記且憲副公之功當載也乃具始末來請惟閩去中州萬里在禹貢荒服之外歷三代至漢其民既庶復徙之江淮間盖久而生息復盛然未知以文學為事也在唐常衮為觀察使始設學校教之為文又能屈巳以倡

率之于時士子更相慕效而文學大興其人遂與中州等學學校之設其有益于天下如此今國家承平歲久閩中人才固已過于前代獨古田視他邑為不及豈非其地僻遠無倡率如袞者之在上乎乃令得憲副公而令佐師儒又謹承于下宜邑人之尚義好文者之勃然也予與憲副公為同年進士知其治獄明慎能持憲體乃復留意於此非識治道之本者乎故書以記之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宜興為縣久矣人物之生相望不絶宋寶慶間縣令趙與𢙇嘗建先賢祠歲久祠廢至莫知其遺址所在其可考者真文忠公所為記而已弘治二年武陵陳君策以進士出宰其縣數舉善政士民安之他日問知所謂先賢祠之已廢也悵然興歎以為己責乃即學宫東偏隙地謀重建焉士大夫皆以君之是舉能慰後人景仰之意然謂吾鄉先賢之盛不止故祠之所列者因相與考之史傳參之志書自漢至宋得數人而視舊已多自宋

至國朝又得數人而凡游寓于茲及守郡而卒葬其地者則仍其故而不敢廢若晉孝侯周公唐將軍衛公皆有專祠固不必與于斯也祠成託某求文記之盖昔之賢者去我已久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接也獨其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見于紀載者炳炳如在顧予淺陋又不能深求其所至竊獨愛其人散見于二千餘年之間一旦列於一堂之上鄉人駿奔歲修祀事若子孫之于祖考然者此無他世不同也其為人之賢同耳賢則

他邦之人皆可祀之而況其邑之賢者乎然是賢者以
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自立于世惟盡其在我者其心尚
不求當時之知乃求後世之祀乎而後世之祀之者又
豈有所覬於諸賢哉亦惟申其景仰之意以盡其在我
者焉耳且曰後有賢如斯人者將俎豆于斯一如故事
所以感發乎人而起其思齊之心者又有在也宜興在
江南為奥區山秀而水清予將往游焉當拜于祠下因
從其鄉人子孫訪諸賢之遺事而尚論之茲特記其祠

之成爾

家藏集卷三十六

家藏集卷三十七

明 吳寛 撰

記十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東昌有州曰濮濮有縣曰朝城朝城有學建于前代至于國朝凡數百年于此為令者因其壞輒修之然不過補鑄支傾以苟一時之完而已弘治戊申今天子即位改元之歲也隆慶劉君章以進士來知縣事下車之三

日入學謁先聖于廟已乃登堂以臨諸生顧而歎曰學其陋矣惜吾政未信于民而遽興是役不可然此實治道之先務不可緩者已而政之所及皆以為善凡所號召爭趨赴之君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以修學事白于州于府于司皆曰宜越明年二月材用既具始建諸生肄業之舍為間三十若堂若齋若會饌之所以次而成又以群賢從祀宜建兩廡以翼文廟復為間三十六若戟門若櫺星門若神廚若庫亦以次而成至于殿廡之內

易以塑象儼然聖賢之臨于上也繚以周垣植以名木
學之規制無乎不備至癸丑之冬督工吏張本以功訖
告蓋是役甚大經營措置之間惟以民力不堪為慮故
歷五年始克成之可謂難矣為令者之心可謂盡矣教
諭戚佐訓導黄貢林靳忠以令之功宜有文以記于是
君之同年友吏部貟外郎東阿劉君約率其學弟子張
劍來請予謝無暇則其請不已乃書以遺之夫濮為衛
地而朝城實其境内孔子至於是邦嘗有轍蹟焉其人

既庶而富幸辱教之之語然欲教之未有外于學校之設者故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民既親矣則風俗自厚法令必行而刑罰可省為令者且無事矣治道先務誠在于此雖然學校士之肆也其毀譽所在而上之得失見焉子產不毀鄉校卒為賢大夫而有遺愛之稱然則今日令之所以經營相度以盡其心者豈徒資以教民亦惟察其言謹其身平其政以終惠乎百里之内其亦有意於

此乎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天下皆有學學必有堂堂必以明倫名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義實本于此然自三代以前舜命契為司徒敎人之道已不外此則三代之所以明乎此者亦因乎舊而已而非創為之也顧其時風俗既厚人心不亡為君師者猶有近於禽獸之憂世道既降其立法為敎又當何如此學

之名堂所以不能忘乎此也然古人之明人倫未嘗為此名也惟能盡其實而教化自行後世之明人倫未必有其實也惟其為此名而教化有不行焉孟子不又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存古之名行古之實還風俗之厚復人心之正奉朝廷之美意施郡縣之善教此固今日為守令者之事而亦安能舍學校而他圖哉盖學校者行禮講業固明人倫之地乃師生之所聚而士庶人觀法之所在其可以不加意視與他公署等哉嘉興

在浙江為大府凡公署之設無所不備況於學乎況於
師生之所聚如明倫堂之尤不可缺者乎其學始建于
唐拓于宋元而修葺于國朝者見於紀載已詳堂故在
文廟後正統間知府黄侯懋始得隙地遷于學之東北
其制宏敞人皆美之後五十年為弘治癸丑學不戒于
火堂若後室一旦盡燬時同知林君茂堅適署府事方
圖重建已而知府佟侯珍至諗知其故曰財出於公力
出于下吾為天子初守茲土豈不知所惜哉使是堂而

改作也是可已也惟不可已此吾所以不能已也且僚佐嘗有意於此其責不在于我而終諉之乎乃掄材鳩工屬吏董役明年堂成已而其後室亦以次成矣視舊高踰數尺其制爽塏人益美之落成之日卿大夫致仕而家居者自兵部尚書項公而下畢集堂上頌侯之功他日教授蕭子鵬等則來吳中請文記其事予辭之然侯自吏部屬出佐蘇州予固知其人及為守去蘇甚邇又聞人稱其美政不置則於是舉安能吝一言而不與

之哉於是後數月訓導范祐及諸生姚玉輩相繼來促乃卒書之是舉也經始於甲寅之春訖工於乙卯之秋凡用木石瓦甓之類其數載於籍可考也

廉石記

石之産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碩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

秦壁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内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廵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

而立之侯以為然于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𢦤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蹟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可也其有功于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令

之廉石正與此戾自兹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顔趑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别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滸墅重造普思橋記

滸墅在蘇州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農賈雜處為吳

中一大鎮自景泰間朝廷置分司于此舟楫益集居民
益繁貿易往來以限於官河皆稱不便成化初雖嘗作
橋以免濟渡而南北遼絶人蹟折旋猶以為不便也居
民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
普思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
户部主事蒙城劉君煥方奉命分司于此敏而有為始
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獎勵之他
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灝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勸

相之然民亦未敢專也則言于知府史侯侯曰宜又言于巡撫都御史朱公公亦曰宜于是里父老沈浩等更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某月興工是年某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財費甚鉅勞力甚多其利益甚廣不可使後之人無所考也介鄉貢進士浦君應祥來請文以記夫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民不欲為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

也至於民既欲為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為之人能從之故雖財費鉅而勞力多不待踰歲而穹然堅厚不易為之役遂以告完雖然人則和矣亦惟得其時耳蓋吳自古為澤國數被水患今歲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既有秋成之利視義所在慨然施予亦不之吝此所以易成也歟橋之修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減二尺董其役者曰倪綦凡出財者其姓名悉刻于碑陰云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為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為譙樓樓之建既久而燬宣德末重建于郡守桂林莫侯歷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剥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為庶事畢舉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俾出守養民令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已

者乎民聞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斂而有餘粟吾輩吝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召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方君岳等賛之曰此民之情也咈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堅剝落者完甃石𧮰用丹雘錯施郡中美觀于是為冣工訖侯以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

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蓋古之人固勤于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懷者不之廢也故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況更鼓刻漏以警乎民者在是豈特為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為守義之邦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于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訖于是年某月某日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鎮江為府距江瀕海地險且固自國初用武多所資給當時恩詔下頒惓惓焉優卹之故其府賦稅薄而田里不困百餘年來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參佐莫不慎擇其人敦厚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不奢夫不困則其中自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儒為業而游乎學校者蔚然可觀及其出而與四方之士較藝乎場屋之間往往有首冠乎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

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而加之意蓋府之有學自宋歷元在府治之南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岊以其勢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頹壞已甚未有能修之者今知府鄭侯傑自大理寺正來又得前兵部主事高君鑑等為參佐好文重士始相協謀以修學事移于廵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天子命以養民財力固所當惜然以學校槩視之是不知務者即報使舉行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郎曹貴委之貴勤敏

而公財不妄費工成規制宏美觀者稱歎於是教授董

宗道具修學始末使諸生達晃蕭杲來請文刻石盖學

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雖

有失道之主未有能廢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道明

於此也然以明於此者非明於學校之地明于游學校

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哉孟子曰君子不下帶而道

存焉故廟而祀之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在其左右者非

夫人也聖賢也聖賢者道之所在也誦其言求其道居

於鄉使習俗不變於一時用於世使德業大行於百世然後稱乎游於此者此固朝廷崇儒之美意而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為士子望哉故因記學之成而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為間百五十廟自殿廡以下為間四十八周垣為堵四百十經始於弘治乙卯八月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為是上從之始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製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燬于火主僧德本以為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

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玆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絶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屬愛之葢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既爲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

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遊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爲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惓惓于茲寺如此眞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吳縣修學記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㝡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

蓋學初偪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夘周文襄公巡撫吳中

與知府况侯始遷于令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

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

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廵按至諸生言之君以為宜

於是任丘鄘君璠以進士來為縣政令既行歲適大熟

曰此費不甚固無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

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填塞門内而藏書閣後有菜

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既訖教諭李其訓導其其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鄺君為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為勞民而以仍舊為省事者蓋出于魯人為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為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為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

此閔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於斯明人倫于斯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于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否則鄘君亦肯為哉故記之以示後人

瑞賢亭記

世所謂瑞者或昭于天或發于地往往有竒驗于人載于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于屢見而屢驗人

爭信之不以為異而以爲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爲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崕有巨石二屹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為每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

士必有掇高科者郡志載之盖其驗久矣宋天聖閒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益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旁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辟者實董役事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沒其兄之子杰桓同

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于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頹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係于科第乎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

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令名于是為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為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為法則瑞
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韓氏立後記

人之初本乎一祖而已其後子孫益繁族屬始分分則有續有絶其勢必然於是君子制為人後之禮而絶者
續矣後世宗法廢而不傳人各宗其近者至于近者絶
焉則奉祀無主承家無統而其法益廢為其族人者能

無懼乎吳中韓氏自宋魏國忠獻王以來自汴徙杭有為馬步軍副總管性卿者又自杭徙蘇而居城中樂橋之南性卿生轉運使㚟三傳為復陽復陽生奕字公望詒字公達公望生存字伯承伯承生充字克美克美生永祺永祺生宗祀宗祀年十八而卒不幸無子而韓氏之宗子遂絶至于故居蕩然過者傷之於是公達之孫襄字克賛者以為懼曰韓氏宗子其遂已乎今吾且老不及此圖之他日何以見祖先于地下葢克賛有子金

金有子宗福宗福有二子其仲曰熹序其昭穆實宜為宗祀後乃弘治丁巳某月卜得吉日克賛率族人告于祠堂而立焉既又恐後人之不知也以書來請記其事于石以示惟韓氏出故相家自入國朝公望以隱節文學高于一時而公達與其從兄公茂並以醫術顯于永樂間被寵眷甚渥而韓氏之名益著按其家乗公望初無子復陽以公達始生命育以為後而名曰詒公達既仕一日太宗文皇帝問知命名之故以昭穆之紊也即

命改之賜字公達俾以字行公望聞之喜曰昔先人恐無以為後者特權一時之宜耳今既蒙恩改正此韓氏之幸也其事蓋百年于此而公望之後不意竟絶克賛于此汲汲圖之以合先世之志是豈偶然之故哉禮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謂克賛此舉其知禮者乎其知本而孝者乎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熹也長而好學以無忝其家世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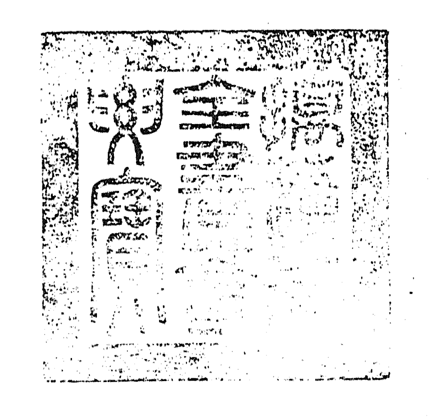
瞻竹堂記

吳中高氏世家飲馬橋之北物貨車馬紛然于門固廛居也其先廷用府君性愛竹嘗植竹於庭脩然有園林之氣葢嘗扁其軒曰可竹故賀感樓先生為記之府君既下世而竹固在其仲子策字德良者以爲先人所好也歲時壅灌愛護甚至意不自已乃作瞻竹堂以寓孝思介感樓之子其厚謁予請記詩人之言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為父母所植故恭敬之而不敢慢也然艸木之生其類甚多人子必于桑梓而恭敬者以桑

可以飼蠶梓可以成器而父母種植之美也故唐李德裕平泉莊記曰壞吾一草一木者非佳子孫然德裕所植皆珍奇之產特以資玩好者世故不之取也今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傅故有似賢之稱人之貴之久矣前人植之意蓋在此則德良所以瞻對之者固出於孝思亦欲資其德以為鄉里之賢人耳詩又不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敢為德良賦之



家藏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家藏集卷三十八

明 吴寛 撰

記十六首

勑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奏宋魏了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于臨邛白鶴山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書書

院扁仍賜居第于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于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歸然神位虛設實為缺典玆幸遭際聖明崇儒重道屢降明詔表章先賢修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賜秩之祀典

豈惟爲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葢芳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賁于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寬謝不能而其意益懇葢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以其地規爲書院言于侍臣以達于上命以舊扁揭于堂楣復敕學士虞公爲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覲記

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
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由于禮官之所議出于君上之
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内出祝詞俾有司奠讀如儀
有國朝之盛者哉公之功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
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戲于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
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于時獨其講學之蹟
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
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頼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于一

郡果足以報之乎蓋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為己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纉朱子之緒以為當列于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詔文忠公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夫人當言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寛之記此亦豈以私于公哉君

子其必有以取之

朱孝子旌門記

言天下户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朝廷頒恩詔輙令有司具節孝者来上然自建國以来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耶豈其行為難人莫能舉耶其見於公牘者洪武初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始又得朱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既下士大夫為文辭以

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予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為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亾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為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公傳已詳其年今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又以恩詔錫仕服榮身當其父沒嘗廬墓上予既為作聽烏軒記令其子存理以旌門銘頌賦數十篇持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一言記之盖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

孝也

緑野書院記

關中有大儒曰横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没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巳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

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竝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西方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為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蹟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為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于朝他日適外治獄而還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述

蓋吏之所紀大畧如此綠野之蹟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陜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蹟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搆屋以祠先生别為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復古廢祠亦急於風教者

復以其事委之學通方經度材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緑野書院擇士子充其中而以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渢渢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間以書請記夫養士于學校取士于科第此固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

取之耳為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為利禄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于此革其故習特為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于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丕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無弗當講者而横渠先生尤吾今日臯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為教之規拔於流俗為世醇儒此固賢憲臣所

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為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為士子禁哉書院建於弘治某年某月工畢於某年某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嶔崟礧磈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静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滸墅北轉

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盆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啟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纍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

記者更乞書之盖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禄大夫齊國公徳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竒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嵗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况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冬日賞菊圖記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諸公㑹予園居為賞菊

之集既各有詩寛以為宜又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葢據案停筆而搆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竝方石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賔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陳玉汝也舉茗椀而回顧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冶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為寛而小兒奭捧卷而進亦預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亦不必侶今人而況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于世以寛所見如宋王晋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記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寛故述其人于圖後付奭藏

之覽者庶識其為朞朞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為我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也山川雄秀王氣欝然望而知為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從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内征伐四出日事武功仰惟聖心惓惓戎馬間獨以詩書為事故當洪武建元之三年既以其地為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教育人才以修文教為久安長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為鳳陽府始以監

為學而其制始定當是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詔有司興修如故而鳳陽有學自洪武至今上改元弘治又歷一紀蓋百三十年于此中間為守者如童侯銳而上視其頽壞亦嘗修治然不若今孟侯此舉之大也侯名俊陜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慎稱為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于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頽壞且規制多闕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于

提學御史方君及廵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為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羨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歎曰兹學之修起頹為壯易壞為美補闕為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何侯之才之長而功之美也侯聞之曰此公役也固吾為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醫學正科顧鏞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古莫不有學而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

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大牢祀孔子書之史冊以為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建學之事固無暇者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修文而以立五教為首於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之文實自武王啟之然則鳳陽有學鎬京辟雍可謂異世而同貫者歟令世論以

武功輔成帝業一時受爵土之封者莫盛于此及乎學舍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収無思不服之效亦莫先于此所謂文武淵藪非此孰當之賢有司之意惟知其然故輟簿書刑獄之勞而行詩書俎豆之事所以仰體聖心以為此舉凡來遊於此者所當知而不爲者也乃疏其功役于後學之修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之南北各增建三十間又南修戟門門之外為泮池池之上為石梁又南建櫺星門殿之北修明倫堂東西四

齋相向其南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修尊經閣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各三間其西為饌堂為厨東為倉亦各三間至于諸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校官之宅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午九月己未五月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青在禹貢九州之一其地介海岱之間蓋今濟南登萊皆其境也後世建置不常至國朝其制始定而州縣所

隷凡十有四信為東方大郡比歲天子命建藩國于茲

繇役大興供億莫計而守適缺人吏部推擇勝其任者

得昌黎杜侯源侯出世家早登甲科為大理屬初出治

萊有聲蓋於東方土俗稔知之故其治青裕如也然當

多事之餘財力既竭民將不堪使他守居此僅治簿書

而已而侯能躬節儉率衆方興學校如平時曰此吾為

守者先務也使緩之不有愧於古之良吏乎其僚佐若

同知鄒儒通判張壇貟爵推官陳天祥皆以為然而力

贊之遂擇以弘治己未朞月興功學建于國朝洪武初屢敝屢修前守之功因舊為多至侯始大其役凡堂殿皆易以巨木堅甓丹碧煥然與舊殊觀下至庖庫之類使亦完美初諸生肄業悉散處于外至是即學之隙地建屋四十間間四為聯使之聚居以便講學及將建雙表于門外求其材特有石柱一歲久臥道旁一日發地俄得其一適稱郡人相傳以為異事功完教授楊和等合諸生孟霽以下感侯之德有足書者以使來請夫有

郡寄者雖切于民事終不能免工役之舉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可已者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不可已者也然於不可已之中又有所當急者又孟子所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葢民即病涉無甚害者苟不教則近於禽獸而禮義不興莫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理將至於不可治其害甚矣侯惟知此故當鞅掌無暇之際而首事乎此凡以為

教民計耳不然勞其心復勞其民傷其財侯豈為是哉

青古齊地嘗辱曹參以治治道貴清靜之言猶在也自

是侯高居一堂東望蓋公如將見之當避席以舍侯用

公之言民從侯之教青之治行當為天下最也

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

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

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瀦輙數千頃以湖

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為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既藉灌漑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輙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横絶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旁

有盜藪以行刼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敕來督水利始白于廵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盖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葺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齊一時夫卒畫力材用

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

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于壞而已今夫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溥於此是役也前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瑋

知縣劉珂鄜瑺縣丞竇脩主簿喻秉則勞績竝著皆可書者於是傳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竝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葬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

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庶事草略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之法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悪俗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

義塜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自國初兵荒之後户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于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遵禮制至于小民焚屍日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

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己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臧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廣皆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于義或出地以獻其購于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直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

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于衆皆曰此固盛舉也柰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雖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瘞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託以為請予聞歎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

何意行之于今日哉子産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
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
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
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必怒而訟于官以報其讎令爾
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之乃親置烈火中使其肢
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傍觀者猶
蹙額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
遇賢守為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于是及爾有力能

自擇地則遷塟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天下有府若州縣即有學皆以為風化設也夫縣之置甚廣而附於府者學亦不廢況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

附其學有必設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學初建工必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頽而敝矣夫一器之用必求其新廟學豈特一罷而已其棟宇垣牆與夫堦庭之類風雨之所侵凌霜雪之所摧壓人蹟之所踐踏虫鼠之所藏匿有不敝者乎人見其敝必指為守令事曰昌不葺而新之為守令者有獄訟之剖決糧餉之征輸徭役之調發畜產之孳牧其事盈乎前固無暇以及雖然此固

政事也於風化有所繫乎苟其人泛然不以為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饑饉之荐臻歲有不虞實無暇而為之則為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其人之罪也膠屬萊州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于元至元末重修于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敝吏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弘治

丁巳州守曹君暠以名進士為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于茲始至入學謁廟覩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餓莩流移賑卹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于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己俸為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所出即境內牢丈二山伐木斲石輦載竝至更市巨木

於江淮間以充梁棟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為三間乃左右增置為五間凡門廡齋厨亦增于舊合五十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于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徧植嘉樹辛酉八月工告完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為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畢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

為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𢎞其為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為州既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使者至若廵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奬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教于斯講學于斯仰瞻于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為朝廷之用州郡之先不徒為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嘿喻而已

正覺寺記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彌望皆隙地大率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為僧院號大林菴國朝洪武二十五年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于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朝廷特從之因賜寺額曰正覺而為

住持實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宫相望于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

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敢其説以求于人其亦賢于其類者哉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絶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温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浙水之東推温為上郡非以其物産之美山水之秀也特以其地人才之多耳人才之多者或以事業聞或以文章顯在他郡固有之若其人以義理自守名教自樂求乎其内而無待于外此則所謂道學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葢自宋濂溪周子默契道體繼孔孟之學于千載之上一傳而為河南程子四傳而為新安朱子並朱子而生者為廣漢張子皆衍濂溪之學于百歲之下者

道學既傳海内風動士相慕悅莫不奮迅而起往往負笈樞衣不遠千里而來以得登門為幸講明道誼羞稱功利可喜之事辯質性命不惑於佛老似是之言所謂事業文章乃其餘事久而轉相傳授或私淑諸人其多不論也當是時温之士於四先生之門皆有足蹟以其數計之合二十有三人噫可謂盛矣自宋歷元至於國朝二百餘年凡事業文章之焜燿者郡中尚能道之顧於此諸賢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論散見于諸書

者昭然猶在有終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郡守吉水鄧侯受命而来凡所以惠乎民者既無不至間考諸書竦然興歎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兹土居士民之上於一夫有善尚當表揚之况多賢如魯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之况有關於世教者乎此其責不在我而誰知永嘉縣新安汪君循好賢方切乃奉侯之意擇地於郡之鹿城躬自計度創為書院作堂若干間中奉四先生旁則諸賢列侍像設既完版位斯置其氣貌

若相接其謦欬若相閴儼乎函丈之間師弟子之相授受也又闢館舍若干間使士之學扵斯者居之其規約大率倣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勵乎人又無不至者適侯與汪君以公事至京事畢偕來請記竊嘗觀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一時弟子莫非齊魯之産惟子游一人自呉而來若夫孟子之時北學扵中國者亦惟陳良一人自楚而至惟温去閩頗邇其人學于朱子亦宜若去洛則遠矣何程門諸賢之多不減于閩耶吾是以益歎其

盛非特當時所不能及而已侯為此舉固出于尊崇先哲之意然所以望於後學者尤多蓋四先生世不常有而其書則常存學於斯者出而升堂則仰而挹其清夷之容入而讀書則俯而探其清微之旨以守義理以樂名教以無愧於鄉之諸賢安知後世無賢守令者為媲豆其間哉侯名淮字安濟舉進士為吾所取士雅知其賢其為此吾固嘉其非俗吏可及也敢不書書院既成汪君以家艱去而東昌劉君來代復使人守視惟謹期

不至於廢墜亦可嘉者因併書之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保定為畿内大夫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君以進士選至乃得優於為治歲餘徭役既均賦税自足刑罰必中獄訟益清治績遂為諸縣㝡知府董侯察其賢以新安不足為也欲練其才俾攝州事州亦治數月代者至始還任民皆歡動如見父母令下惟行事舉輙立君固知民之可

使也初君來為縣三日例入學謁文廟視規制狹隘配
享諸賢坐列促廹上漏旁穿不蔽風日歎曰廟之陋至
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有以興修之者久矣
君嘗行野見有木若干章可用又城上多蔓艸刈而積
之人莫喻其故一旦召陶工治為瓦甓計材物已具始
與學之師生議所以興修者且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
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㫖應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
月朔旦興功俾縣丞劉朝典史徐銘分董其事然欲役

乎民顧民方阻飢不忍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三升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之前建屋三楹廣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梁柱外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于人至是亦無不備縣有學見於國志者特載建于前元循於本朝永樂六年不著修建者主名宣德以來題於屋梁者有縣令李俊焦詳譚綬三人亦莫考其修葺之始末於是教諭韓文珍訓導蕭韶相與謀曰賢令此

舉無不使後人之茫然也乃具事實遣諸生蔡環張曆走京師求文刻石予為君之鄉人知君之修于家者已久既又聞施於政者出於流俗每喜為道之及此舉官不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乎仁愛之意尤事之可喜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而他故不暇及云君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焉

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於七篇之末所謂名世者歷歷可數自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于上者從而出焉皆足以名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不盡然者管寧生于魏武攸緒生于周是也夫二子固生于亂世而不為亂世之用當綱常既淪而節義獨立天其于一人之身明斯理之未亡以示乎萬世二子之捺誠迫于時之不得已也若夫元之有天下南北統一更歷數世飲和服教遍

于海隅視魏之篡漢周之竊唐其正偽豈可同年語者
當是時乃有大賢君子生于河北曰劉靜修先生隱居
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世藐焉不滿其風節孤峻真有
鳳凰翔于千仞之意顧其自守甚嚴而處世則善蓋將
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徵書再至始一
就之而即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詞氣雍
容若不為異至于出處之際介然不苟者固在也先生
卒葬容城祠墓固在今新城西二十里有土矗起者三

人號其地曰三臺鄉先生講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為當時所賜額而臨川危公素為之記元季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草棘中遺址猶存過者尚能指而道之弘治十四年前進士崑山周君倫來為縣以先生為百世之師也在他邑宜表之況新安有先生之遺蹟忍覩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其德樂于成事不數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三楹中設先生象而俎豆之初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有書院廟亦

廢久而學改為神祠君毀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著于令典此不已瀆乎乃改建書院于是知禮者以為宜臺下有地數畝可樹藝委居民李彦行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費焉他日君以考績至京為予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寛少居鄉則慕先生之為人令書院之役即欲為文以記惜言不文恐為先生辱君起謝曰固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能為也㑹君以政績著聞有召命將去任卒强書之葢先生之高時之

人固有識其志者惟為國之諱不敢顯言耳予則何慮于此雖然先生之所為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庸計先生既晦蹟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説皆不傳今所傳者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藁城安默菴先生嘗有私淑之益其為人庶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將並傳于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好文非俗吏之所可及也

兩山樓記

謝方石先生往歲以南京國子祭酒退處于家作兩山之樓曰登眺其上及召起為禮部侍郎仍掌祭酒事兩山之樓猶在念不置或曰浙東多名山天台鴈蕩為尤勝先生生長其地宜其不能忘也其知者曰先生所謂兩山者非此之謂也蓋先生所居左有山曰緦右有山曰大夢而樓適居其間故名爾其知之深者曰先生所謂兩山又非此之謂也蓋緦山先生之高祖孝子府君

與曾祖處士之墓在焉大夢山其祖侍郎府君祖母節婦及其父侍郎府君母淑人之墓在焉顧盼之頃不啻與先世相接者蓋悠然而白雲生若覩容貌於巖谷之下泠然而悲風發若聆謦欬於林木之表思慕之懷庶以自舒耳然則總夢二山之至近者意且不在彼天台鴈蕩雖勝又何暇論哉於是先生居國學者三年夢寐故居春雨秋霜未嘗不南望而流涕也上疏乞歸至于再三天子知先生為賢師重其去不即允從先生以私

情未遂也謂寛曰兩山樓未有記願書之以解吾之思寛與先生生同年而加衰繫官于朝歸亦未得孤露餘生不勝丘壠之感也乃强書以復之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今之郡縣猶古之列國也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春秋凡築囿築臺作門作廐悉書之若建學未有書者豈無學乎蓋築與作者以不宜故書學其宜者不必書也觀於子産不毀鄉校則列國有學特於不毀見之皇朝之

興百四十年文教播于天下雖邉徼之地武衛有學況郡縣乎惟學之建其始規制多草略弗備後之為治者復因其簡陋任其傾頹待其身如寓客漫不之省其有意於此者或侵乎公帑勞乎民力往往取戾而去人以是懲不復為意可歎也順慶為四川屬府知府沈侯以南京刑部郎中簡任而至侯為人清約簡重藹然君子人也日坐堂上臨民治事不動聲色而施號令皆有條序尤惓惓于風化以學校為風化所關也初至視其學

不稱已有改作意久之政通教行可以舉事乃具材物

發徒夫擇日興工戒不欲速以期堅完盖歷四年而功

始畢財不費乎官力不勞乎民規制備而美人心和而

悅侯之經營相度其心亦勞矣於是僚友師生皆以其

事當刻石以示久遠侯因考績至則來請予予於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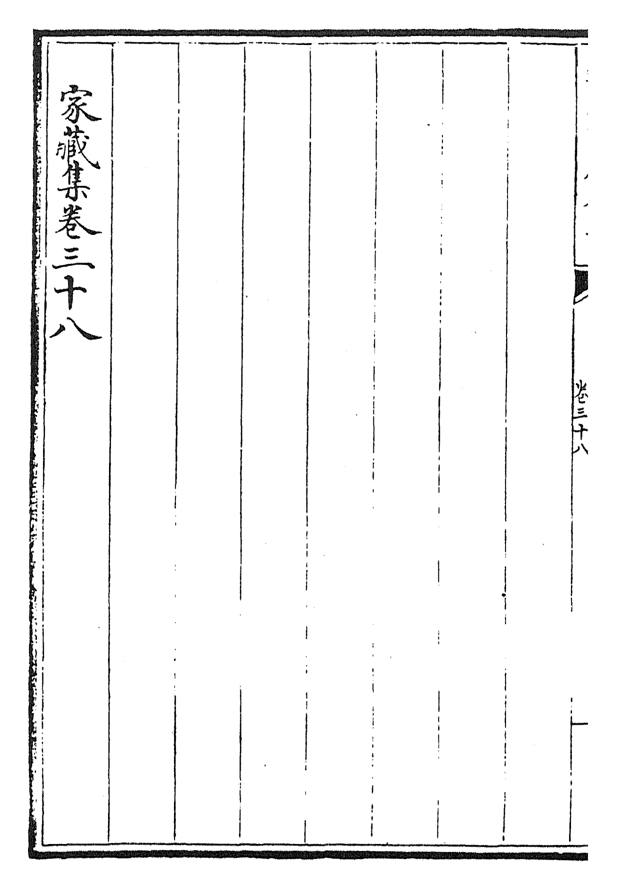
鄉人重侯之賢久矣覩其為政出于俗吏可喜敢不書

盖其學前為明倫堂次饌會堂次號房皆偪而卑陋顧

其後有隙地可展為基乃悉撤去故屋特明倫堂如故

直其北增立會講堂其後仍立會饌堂各三間會講前當甬道之半立御書樓東西兩偏各立號房四聯聯為屋六間皆南向其兩端有垣垣有門東西相向以通出入會饌東立厨房三間西立倉屋五間此學之制也若廟之南有櫺星門故以木為之及故無致齋之所又神厨神庫與宰牲堂故在明倫之東北於供祀不便乃伐石為門而於明倫兩翼各立齋廬二間及遷厨庫於東廡後之東北此廟之制也或仍舊而修改或毁新而建

造餘皆葺而新之棟宇秩秩綠繪煥然樹以綽楔郡人聳觀工始於弘治十二年之六月畢工則十六年之六月也又附郭南充縣學傾頹尤甚侯復以其餘力及之亦無弗備至於壇廟之互遷以合于禮道塗之改築以便于行作書院于郊外以為憩息之地造公館于路次以為止宿之所餘不能盡紀後之人其尚知侯之勞其心以無隳其功也哉侯名林字材美蘇之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



家藏集卷三十八